



《内经》消瘕病考

“消瘕”病名《内经》中共出现 17 次，散见于 6 篇。对症状描述较详细的是《灵枢·五变第四十六》“黄帝曰：人之善病消瘕者何以候之？少俞答曰：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瘕。黄帝曰：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？少俞答曰：夫柔弱者必有刚强，刚强多怒，柔者易伤也。黄帝曰：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？少俞答曰：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，其心刚，刚则多怒，怒则气上逆，胸中畜积，血气逆留，腠皮充肌，血脉不行，转而为热，热则消肌肤，故为消瘕，此言其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”。《灵枢·师传第二十九》也说：“夫中热消瘕则便寒……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，脐以上皮热，肠中热则出黄如糜”。通过对上述原文分析可见，“消瘕病”具有如下特点：

1：消瘕病的病因病机是藏府柔弱、气机刚强、内热消烁。

2：消瘕病的症状是性情急躁，刚强多怒（其心刚、刚则多怒），发热（血脉不行、转而为热），肌肉消瘦萎弱，质肤消薄（此人薄皮肤……热则消肌肤……此言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），多食、常有饥饿感（胃中热则消谷、令人悬心善饥），大便溏糜（肠中热则出黄如糜），胸中不舒，胸部皮肤充血（胸中血气逆留、腠皮充肌、血脉不行），目坚硬（坚）活动不灵活（固）而高起（深），横眉瞪目、直视露光（长冲直扬）。

以上描述与现代医学的“突眼性甲状腺机能亢进症”的临床表现极其相似。

《黄帝内经》成书于秦汉以前，文词古奥，与现代汉语词义有很大差异。上述《内经》原文描述消瘕病的“目深”这一关键词引起了后人的误解，致使《内经》对甲亢突眼症的描述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。很多《内经》注家如《黄帝内经注评》（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生班）、《灵枢经白话解》（陈璧璠、郑卓人）、《灵枢经语释》（张珍玉）、《灵枢经校释》（河北中医学院）等均认为“目深”是“眶骨高耸，眼窝深陷”之意。而对消瘕病，很多著作如《内经类证》（秦伯未）、《中医内科辨证学》（王显明）、中医院校讲义《内科学》等皆认为是消渴病，即糖尿病。但证之临床，目既坚固、且又长冲直扬、横眉

瞪目、直视露光，如何又能“眼珠深陷”呢？典型的糖尿病也没有“目眶高耸、眼珠凹陷”的表现。可见消瘕病不是糖尿病；“目深”也不是“眼珠凹陷”。

考“深”字《说文》言“深水”不是本义。《仪礼·觐礼》：“为坛深四尺”注曰：“从上曰深”。又案：《左传·文十二年》“秦不能久，请深垒固军以待之”。疏曰：“深者高也，高其垒以为军之阻固。案《觐礼》说为坛深四尺，郑注云：深，高也，是其义也”。

高筑垒曰深垒，筑坛高四尺曰深四尺，可见“深”字接近本义的早期用法有“高出，突起”的意思。“目深”的深字，用法正如“坛深”“深垒”的深，是作高出、突起讲，不作陷下、凹陷解。《灵枢·论勇第五十》用“目坚固以深、长冲直扬”描述勇士怒目圆瞪的形象，深字也无凹陷之意。

如果以上考证符合秦汉语言实际，那末《内经》所说的“消瘕病”当是“突眼性甲状腺机能亢进病”不同于“消渴病”，也不是“糖尿病”。

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武长春

三物备急丸新用

1978 年夏，气候炎热酷烈。某日，我因暴饮冷水，午后卒然脘腹胀痛难忍，喜热拒按，痛如锥刺，虽得热敷而痛不减。先后服理中丸、藿香正气水、十滴水等药皆不效。腹痛逐渐加重，四肢厥冷，口唇发青，有暴厥之势。危急之时，幸得一栓剂，塞入肛门，须臾，腹中雷鸣，有便意感，即便出稀水便升许；随之腹痛顿减，半小时后，腹痛已愈。追访此药，得知出自民间一位老叟祖传之方。凡遇寒冷固结肠胃之中恶病，即：将“大黄、干姜、巴豆”三味药制成栓剂，塞入肛门，无不应手取效。

寒结肠胃之中恶病，即指由于寒邪侵袭以致突然心腹胀满，剧痛如锥刺，气急关关紧急之症。多因饮食失调，过食生冷，或暴饮暴食，食停肠胃，寒结于中，以致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故卒然心腹胀满，甚至气急口噤暴厥。当此之时，非巴豆的峻利，不能开其闭，非大黄之荡涤，不能消其食，更加干姜之守中，使邪去而脾阳不伤，此方配伍精当，疗效甚捷。我按老叟之法，配制成栓剂，凡亲属及邻里患此疾患，即